

集部

集部總敘

集部之目楚辭最古別集次之總集次之詩文評又晚出詞曲則其閏餘也古人不以文章名故秦以前書無稱屈原宋玉工賦者洎乎漢代始有詞人迹其著作率由追錄故武帝命所忠求相如遺書魏文帝亦詔天下上孔融文章至於六朝始自編次唐末又刊板印行（事見貫休禪月集序）夫自編則多所愛惜刊板則易於流傳四部之書別集最雜茲其

故歟然典冊高文清詞麗句亦未嘗不高標獨秀挺出鄧林此在翦刈卮言別裁僞體不必以猥濫病也總集之作多由論定而蘭亭金谷悉觴詠於一時下及漢上題襟松陵倡和丹陽集惟錄鄉人篋中集則附登乃弟雖去取僉孚衆議而履霜有漸已爲詩社標榜之先驅其聲氣攀援甚於別集要之浮華易歇公論終明巋然而獨存者文選玉臺新詠以下數十家耳詩文評之作著於齊梁觀同一八病四聲也鍾嶸以求譽不遂巧致譏排劉

翀以知遇獨深繼爲推闡詞場恩怨亘古如斯洽
齋曲附乎豫章石林隱排乎元祐黨人餘釁報及
文章又其已事矣固宜别白存之各核其實至於
倚聲末技分派詩歌其間周柳蘇辛亦遞爭軌轍
然其得其失不足重輕姑附存以備一格而已大
抵門戶搆爭之見莫甚於講學而論文次之講學
者聚黨分朋往往禍延宗社操觚之士筆舌相攻
則未有亂及國事者蓋講學者必辨是非辨是非
必及時政其事與權勢相連故其患大文人詞翰

所爭者名譽而已與朝廷無預故其患小也然如艾南英以排斥王李之故至以嚴嵩爲察相而以殺楊繼盛爲稍過當豈其捫心清夜果自謂然亦朋黨既分勢不兩立故決裂名教而不辭耳至錢謙益列朝詩集更顚倒賢姦彝良泯絶其貽害人心風俗者又豈尠哉今掃除畛域一準至公明以來諸派之中各取其所長而不回護其所短蓋有世道之防焉不僅爲文體計也

楚辭類

裒屈宋諸賦定名楚辭自劉向始也後人或謂之騷故劉勰品論楚辭以辨騷標目考史遷稱屈原放逐乃著離騷葢舉其最著一篇九歌以下均襲騷名則非事實矣隋志集部以楚辭別為一門歷代因之葢漢魏以下賦體既變無全集皆作此體者他集不與楚辭類楚辭亦不與他集類體例既異理不得不分著也楊穆有九悼一卷至宋已佚晁補之朱子皆嘗續編然補

之書亦不傳僅朱子書附刻集註後今所傳者大抵註與音耳註家由東漢至宋遞相補苴無大異詞迨於近世始多別解割裂補綴言人人殊錯簡說經之術蔓延及於詞賦矣今並刊除杜竄亂古書之漸也

楚辭章句十七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漢王逸撰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順帝時官至侍中事迹具後漢書文苑傳舊本題校書郎中蓋據其註是書時所居官也初劉向裒集屈原離騷九

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宋玉九辨招魂景差
大招而以賈誼惜誓淮南小山招隱士東方朔七
諫嚴忌哀時命王襃九懷及向所作九歎共爲楚
辭十六篇是爲總集之祖逸又益以已作九思與
班固二叙爲十七卷而各爲之注其九思之註洪
興祖疑其子延壽所爲然漢書地理志藝文志即
有自註事在逸前謝靈運作山居賦亦自註之安
知非用逸例耶舊說無文未可遽疑爲延壽作也
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有古文楚辭釋文一卷其篇

第首離騷次九辨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
招隱士招䰟九懷七諫九歎哀時命惜誓大招九
思迴與今本不同與祖據逸九章註中稱皆解於
九辨中知古本九辨在前九章在後振孫又引朱
子之言據天聖十年陳說之序謂舊本篇第混併
乃考其人之先後重定其篇第知今本為說之所
改則自宋以來已非逸之舊本又黄伯思東觀餘
論謂逸註楚辭序皆在後如法言舊本之例不知
何人移於前則不但篇第非舊併其序亦非舊矣

然洪興祖考異於離騷經下註曰釋文第一無經字而逸註明云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則逸所註本確有經字與釋文本不同必謂釋文爲舊本亦未可信姑存其說可也逸註雖不甚詳核而去古未遠多傳先儒之訓詁故李善註文選全用其文抽思以下諸篇註中往往隔句用韻如哀憤結縎慮煩寃也哀悲太息損肺肝也心中結屈如連環也之類不一而足蓋仿周易象傳之體亦足以考證漢人之韻而吳棫以來談古韻者皆未徵引是

尤宜表而出之矣

楚辭補註十七卷内府藏本

宋洪興祖撰興祖字慶善陸游渭南集有興祖手帖跋稱爲洪成季慶善未之詳也丹陽人政和中登上舍第南渡後召試授秘書省正字歷官提點江東刑獄知真州饒州後忤秦檜編管昭州卒事迹具宋史儒林傳周麟之海陵集有興祖贈直敷文閣制極褒其編纂之功蓋檜死乃昭雪也案陳振孫書錄解題列補註楚詞十七卷考異一卷稱

興祖少時從柳展如得東坡手校十卷凡諸本異同皆兩出之後又得洪玉父而下本十四五家參校遂爲定本始補王逸章句之未備者成書又得姚廷輝本作考異附古本釋文之後又得歐陽永叔孫莘老蘇子容本於關子東葉少協校正以補考異之遺云云則舊本兼載釋文而考異一卷附之在補註十七卷之外此本每卷之末有汲古後人毛表字奏叔依古本是正印記而考異已散入各句下未知誰所竄亂也又目錄後有興祖附記

稱鮑欽止云辨騷非楚辭本書不當錄班固二序
舊在九歎之後今附於第一通之末云云此本離
騷之末有班固二序與所記合而劉勰辨騷一篇
仍列序後亦不詳其何故豈但言其不當錄而未
敢遽刪歟漢人注書大抵簡質又往往舉其訓詁
而不備列其考據興祖是編列逸註於前而一一
疏通證明補註於後於逸註多所闡發又皆以補
曰二字別之使與原文不亂亦異乎明代諸人妄
改古書恣情損益於楚辭諸註之中特為善本故

陳振孫稱其用力之勤而朱子作集註亦多取其說云

楚辭集註八卷辨證二卷後語六卷內府藏本

宋朱子撰以後漢王逸章句及洪興祖補註二書詳於訓詁未得意旨乃檃括舊編定為此本以屈原所著二十五篇為離騷宋玉以下十六篇為續離騷隨文詮釋毎章各繫以興比賦字如毛詩傳例其訂正舊註之謬誤者別為辨證二卷附焉自為之序又刊定晁補之續楚辭變離騷二書錄荀

卿至呂大臨凡五十二篇爲楚辭後語亦自爲之
序楚辭舊本有東方朔七諫王褒九懷劉向九歎
王逸九思晁本删九思一篇是編并削七諫九懷
九歎三篇益以賈誼二賦陳振孫書錄解題謂以
七諫以下詞意平緩意不深切如無病而呻吟者
也晁氏續離騷凡二十卷變楚辭亦二十卷後語
删爲六卷去取特嚴而揚雄反騷爲舊錄所不取
者乃反收入自序謂欲因反騷而著蘇氏洪氏之
貶詞以明天下之大戒也周密齊東野語記紹熙

內禪事曰趙汝愚永州安置至衡州而卒朱熹爲之註離騷以寄意焉然則是書大旨在以靈均放逐寓宗臣之貶以宋玉招䰟抒故舊之悲耳固不必於箋釋音叶之間規規爭其得失矣

離騷草木疏四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宋吳仁傑撰仁傑有古周易已著錄是編末有仁傑慶元丁巳自序謂梁劉杳有草木疏二卷見於本傳其書已亡杳疏凡王逸所集者皆在焉仁傑獨取二十五篇疏之其大旨謂離騷之文多本山

海經故書中引用每以山海經爲斷若辨夕攬洲之宿莽句引朝歌之山有莽草焉爲據駁王逸舊註之非其說甚辨然騷人寄興義不一端瑣枝若木之屬固有寓言澧蘭沅芷之類亦多卽目必舉其隨時抒望觸物興懷悉引之於大荒之外使靈均所賦悉出伯益所書是澤畔行吟主於侈其博贍非以爲其哀怨是亦好奇之過矣以其徵引宏富考辨典核實能補王逸訓詁所未及以視陸璣之疏毛詩羅願之翼爾雅可以方軌並駕爭騖後

先故博物者恒資爲迹其賅洽亦考證之林也此本爲影宋舊鈔末有慶元庚申方燦跋又有校正姓氏三行葢仁傑官國子學錄時屬燦刊於羅田者舊板散佚流傳頗罕寫本僅存可謂藝林之珍笈矣

欽定補繪離騷全圖二卷

國朝蕭雲從原圖乾隆四十七年奉

勅補繪雲從字尺木當塗貢生考天問序稱屈原放逐彷徨山澤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

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是天問一篇本由圖畫而作後世讀其書者見所徵引自天文地理蟲魚草木與凡可喜可愕之物無不畢備咸足以攄耳目而窮幽渺往往就其興趣所至繪之爲圖如宋之李公麟等皆以此擅長特所畫不過一篇一章未能賅極情狀雲從始因其章句廣爲此圖當時咸推其工妙爲之鐫刻流傳然原本所有祇以三閭大夫鄭詹尹漁父合繪一圖冠於卷端及九歌爲九圖天

問爲五十四圖而目錄凡例所稱離騷經遠遊諸

圖並已闕佚香草一圖則自稱有志未逮核之楚

辭篇什挂漏良多

皇上幾餘披覽以其用意雖勤而脫畧不免

特命內廷諸臣叅考釐訂各爲補繪於離騷經則分文

析句次爲三十二圖又九章爲九圖遠遊爲五圖

九辯爲九圖招䰟爲十三圖大招爲七圖香草爲

十六圖於是體物摹神粲然大備不獨原始要終

篇無剩義而靈均旨趣亦藉以考見其比興之原

大聖人游藝觀文意存深遠而雲從以繪事之微荷蒙
宸鑒得為大輅之椎輪實永被榮施於不朽矣

仰見

山帶閣註楚辭六卷楚辭餘論二卷楚辭說韻一卷通行本

國朝蔣驥撰驥字涑塍武進人是書自序題康熙癸
巳而餘論上卷有庚子以後復見安溪李氏離騷
解義之語葢餘論又成於註後也註前冠以史記
屈原列傳沈亞之屈原外傳楚世家節畧以考原

事迹之本末次以楚辭地理列為五圖以考原涉歷之後先所註即據事迹之年月道里之遠近以定所作之時地雖穿鑿附會所不能無而徵實之談終勝憑斷餘論二卷駁正註釋之得失考證典故之同異其間詆訶舊說頗涉輕薄如以少司命為月下老人之類亦幾同戲劇皆乖著書之體而汰其冗蕪簡其精要亦自瑕不掩瑜說韻一卷分以字母通以方音又博引古音之同異毋部列通韻叶韻同母叶韻三例以攻顧炎武毛奇齡之說

夫雙聲互轉四聲遞轉之二例沙隨程迥已言之非驟之剏論然實不知先有聲韻後有字母聲韻爲古法字母爲梵學而執末以繩其本至於五方音異自古已然不能謂之不協亦不能執以爲例黄庭堅詞用蜀音以笛韻竹林外詞用閩音以掃韻鎖是可據爲典要謂宋韻盡如是乎又古音一字而數叶亦如今韻一字而重音佳字佳麻並收寅字支眞並見是即其例使非韻書俱在亦將執其别音攻今韻之部分乎葢古音本無成書不過

後人參互比校擇其相遠之多者區爲界限猶之

九州列國今但能約指其地而不能一一稽其犬

牙相錯之形驥不究同異之由但執一二小節遽

欲變亂其大綱亦非通論以其引證浩博中亦閒

有可採者故仍從原本與餘論並附錄焉

右楚辭類六部六十五卷皆文淵閣著錄

楚辭類存目

天問天對解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宋楊萬里撰萬里有易傳已著錄是書取屈原天

問柳宗元天對比附貫綴各爲之解已載入誠齋集中此其别行本也訓詁頗爲淺易其間有所辨證者如天問雄虺九首儵忽焉在引莊子南方之帝曰儵北方之帝曰忽證王逸註電光之誤特因天對儵忽之居帝南北海而爲之說又如天問鯪魚何所䰠堆焉處獨謂堆當爲雀䰠雀在北號山如雞虎爪食人證王逸註奇獸之誤亦因天對䰠雀在北號惟人是食而爲之說未嘗别有新義也

楚辭集解八卷蒙引二卷攷異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汪瑗撰瑗字玉卿歙縣人是書集解八卷惟註屈原諸賦而宋玉景差以下諸篇兆與蒙引二卷皆辨證文義考異一卷則以王逸洪興祖朱子三本互校其字句也楚辭一書文重義隱寄託遥深自漢以來訓詁或有異同而大旨不相違舛瑗乃以臆測之見務爲新說以排詆諸家其尤舛者以何必懷故都一語爲離騷之綱領謂實有去楚之志而深闢洪興祖等謂原惓惓宗國之非又謂原爲聖人之徒必不肯自沉於水而痛斥司馬遷以

下諸家言死於汨羅之誣益掇拾王安石聞呂望之解舟詩李璧註中語也亦可為疑所不當疑信所不當信矣

離騷草木疏補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屠本畯撰本畯有閩中海錯疏已著錄是書以宋吳仁傑離騷草木疏多有未備特於香草類增入麻秬黍薇藻稻粱麥粱八種於嘉木類增入楓梧二種其餘於仁傑疏多所刪汰自謂明備過之而實則反失之疎畧又毎類冠以離騷本文及王

逸註擬於詩之小序亦無關宏旨徒事更張至仁

傑謂宿莽非卷葹斥王逸註及郭璞爾雅注之誤

本畯是書引羅願爾雅翼以明之不知其引南越

志寧鄉草名卷葹江淮間謂之宿莽者正主郭之

說不免自相刺謬尤失於考證矣

楚騷協韻十卷附讀騷大旨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屠本畯撰此本惟題曰屠畯葢未改名以前刻

也本畯以朱子楚辭集註韻爲未備故廣爲此書

然所增實未盡當古無韻書各以方音取讀方音

南北互殊不免大同而小異如離騷朕皇考曰伯
庸維庚寅吾以降降讀戶工切又重之以修能紉
秋蘭以爲佩能讀奴來切皆古音也至肇錫予以
嘉名字余曰靈均則方音矣江以南眞庚互叶今
世尙然本畯必讀名彌延反均居員反殊爲牽合
本畯又好取說文字體改今楷法以爲楚騷文字
在小篆未變之前爲楚辭宜用小篆分草今刊本
雖用隸書然宜以六書義本正其差譌夫隸體與
分草之與初不相遠且意取簡易與篆固殊若盡

依說文改變形體以爲能守六書之義轉爲煩重

則但作篆可耳奚以隸爲是亦好奇之過也

楚辭聽直八卷合論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黄文煥撰文煥有詩經考已著錄崇禎中文煥坐黄道周黨下獄因在獄中著此書蓋借屈原以寓感其曰聽直卽取原借誦篇中皐陶聽直語也其例凡評謂之品注謂之箋九歌九章諸篇標題下又有總品其篇次首離騷次遠遊次天問次九歌次漁父次卜居次九章又據王逸之註以大招

或稱屈原又據司馬遷屈原賈生傳贊有讀原離騷招魂哀郢語並以大招招魂附於篇末與舊本皆異合論一卷即以發明聽直之旨有合論一篇者聽離騷聽遠遊聽天問聽九歌聽卜居漁父聽九章聽二招七篇是也有合論全書者聽忠聽孝聽年聽次聽複聽芳聽玉聽路聽女聽體十篇是也大抵借抒牢騷不必盡屈原之本意其詞氣傲睨恣肆亦不出明末佻薄之習也

楚辭評林八卷 內府藏本

明沈雲翔編雲翔字千仞慶城人是書成於崇禎丁丑因朱子集註雜採諸家之說標識備端冗碎殊甚葢坊賈射利之本也

天問補註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編以朱子楚辭集註於天問一篇多所闕疑又謂世或牽引天問造飾幾積因以爲說而淺陋者更且牽引而註之奇齡喜攻朱子之失故爲之補註前爲總論後凡三十四條皆先列天問原文次列集註而後

以補註繼之亦間有所疏證然語本恍惚事多奇詭終屬臆測之詞不能一一確證也

楚辭燈四卷內府藏本

國朝林雲銘撰雲銘字西仲侯官人順治戊戌進士官徽州府通判王晫今世說稱雲銘少嗜學手探索精思竟日不食暑月家僮具湯請浴或和衣入盆里人皆呼爲書癡然觀所註諸書實未能深造是編取楚辭之文逐句詮釋又仿儒爲總論詞旨淺近蓋鄉塾課蒙之本江寧朱冀嘗作離騷辨一

卷攷雲銘之說甚力然二人均以時文之法解古

書亦同浴而譏裸裎也其於九章篇次自涉江以

下皆易其舊曰惜誦第一思美人第二抽思第三

涉江第四橘頌第五悲回風第六惜往日第七哀

郢第八懷沙第九攷王逸注稱屈原放於江南之

埜思君念國憂心罔極故復作九章蔡以九章皆

放江南時作雲銘此編謂惜誦爲懷王見疏之後

又進言得罪而作時但見疏而未嘗放本傳所謂

不復在位者以不復在左徒之位未嘗不在朝也

其思美人抽思乃懷王置之於外時作然此時在漢北尚與江南之楚無涉惟涉江橘頌悲回風惜往日哀郢懷沙六篇始是頃襄放之江南所作如此說來既與本傳使齊及諫釋張儀諫入武關數事不相礙且與思美人抽思章稱造都為南行朔臣為南人及來集漢北等語哀郢章仲春東遷逍遥來東西思故都等語一一印合云云然此說本明黃文煥楚辭聽直亦非其創解也

離騷經註一卷九歌註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觀彖已著錄案史記但稱屈原著離騷至王逸註本始於離騷加經字而九歌九章加傳字此稱離騷經從逸本也所註皆推尋文意以疏通其旨亦頗簡要然楚辭賞詩賦之流未可說以詁經之法至國殤禮魂二篇向在九歌之末古人以九紀數實其大凡之名猶雅頌之稱什故篇十有一仍題曰九光地謂當止於九篇竟不附載則未免拘泥矣

離騷經解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方粢如撰粢如字文輈淳安人康熙丙戌進士官豐潤縣知縣是編所解甚畧無所考證發明原附刻集虛齋學古文後今析出別著錄焉

離騷解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顧成天撰成天字良哉婁縣人雍正庚戌進士官翰林院侍講是編成於乾隆辛酉大旨深闢王逸以來求女譬求君之說持論甚正然詞賦之體與敘事不同寄托之言與莊語不同往往恍惚汗漫翕張反覆迴出於蹊徑之外而曲終乃歸於本

意疏以訓詁核以事實則刻舟而求劒矣離騷之

末曰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

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即終之以亂曰云云大

意顯然以前皆文章之波瀾也不通觀其全篇而

句句字字必求其人以實之反詆古人之疎舛是

亦蘇軾所謂作詩必此詩也

楚辭九歌解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顧成天撰其說以湘君湘夫人為一篇大司命

少司命為一篇並十一篇為九以合九歌之數說

尙可通至於毋篇所解大抵以林雲銘楚辭燈爲藍本而加以穿鑿附會如河伯篇云九河屬韓魏之境而崑崙在秦之墟韓魏不能敵秦而東諸侯始撫寧曰與女遊兮九河武關之要盟也衝風起兮橫波伏兵之刼行也登崑崙兮四望留秦而不返也靈何爲兮水中朝章臺如藩臣不與抗禮也與女遊兮河渚流澌紛兮來下冬卒而春歸其喪也則全歸之於懷王又山鬼篇云楚襄王遊雲夢一婦人名曰瑤姬通篇詞意似指此事則又歸

之於巫山神女屈原本旨豈其然乎

讀騷列論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顧成天撰此書又舉九章以下諸篇未及作解者一一評其大意謂離騷之作在頃襄王世屈原之死乃身殉懷王力闢史記記事之謬謂九章惜誦惜往日二篇為偽託定為河洛間人所作謂卜居亦為偽託定為戰國人所作謂漁父即莊周謂招魂大招皆招懷王其說皆不免武斷至思美人篇託元鳥而致詞句謂因張儀生出鳥字因啇於

生出元鳥字其說尤不可解矣

離騷中正無卷數副都御史黄登賢家藏本

國朝林仲懿撰仲懿有南華本義已著錄是編首載讀離騷管見數則謂屈原之賦以執中爲宗派主敬爲根柢自叙學問本領陳述帝王心法與四子書相表裏其說甚迂故所釋類多穿鑿如釋名余曰正則字余曰靈均謂屈子竊取子思之道所言正則靈均與中庸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相合是果騷人之本意乎

屈騷心印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夏大霖撰大霖字用雨號梅臯衢州西安人是編成於乾隆甲子因林雲銘楚辭燈而改訂之據其自述自林本以外所見惟朱子及欽之黃維章三家本其論韻稱沈約爲晉人所引據者亦不過李漁笠翁詩韻蔡方炳廣輿記諸書前有毛以陽評謂朱子未暇註楚辭今本出後人之附會尤不知何據也

楚辭新註八卷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屈復撰復字悔翁蒲城人是編採合楚辭舊註而自以新意疏解之復頗工詩故能求騷人言外之意與拘言詮涉理路者有殊而果於師心亦往往臆爲變亂如離騷曰黃昏以爲期兮二句指爲衍又天問一篇隨意移置其前後謂之錯簡九歌末禮魂一章欲改爲禮成以爲九歌之亂詞大抵皆以意爲之無所依據也

楚辭章句七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夢鵬撰夢鵬有春秋義解已著錄是書就諸

本字句異同參互考訂亦頗詳悉然不詿某字出某本未足依據至於篇章次第竄亂尤多如二卷九歌內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本各自標題而刪除湘夫人小司命之名稱湘君前後篇司命前後篇六卷九章內刪抽思橘頌之目統為哀郢又移置其先後均不知何據又誤以史記叙事之文為屈平之語遂合漁父懷沙為一篇刪去漁父歌而增入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九字尤以意為之也

右楚辭類十七部七十五卷內一部無卷數皆附存目

別集類一

集始於東漢荀況諸集後人追題也其自製名者則始於張融玉海其區分部帙則江淹有前集有後集梁武帝有詩賦集有文集有別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謝朓有集有逸集與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約之正集百卷又別選集略三十卷者其體例均始於齊梁蓋集之盛自是始也唐宋以後名目益繁然隋唐志所著錄宋志十

不存一宋志所著錄今又十不存一新刻日增舊編日減豈數有乘除歟文章公論歷久乃明天地英華所聚卓然不可磨滅者一代不過數十人其餘可傳不可傳者則繫乎有幸有不幸存佚靡恒不足異也今於元代以前凡論定諸編多加甄錄有明以後篇章彌富則刪薙彌嚴非曰沿襲恒情貴遠賤近葢閱時未久珠礫並存去取之間尤不敢不慎云爾

揚子雲集六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漢揚雄撰案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皆載雄集五卷其本久佚宋譚愈始取漢書及古文苑所載四十餘篇仍輯為五卷已非舊本明萬歷中遂州鄭樸又取所撰太元法言方言三書及類書所引蜀王本紀琴清英諸條與諸文賦合之釐為六卷而以逸篇之目附卷末即此本也雄所撰諸箴古文苑及中興書目皆二十四篇惟晁公武讀書志稱二十八篇多司空尚書博士太常四篇是集復益以太官令太史令為三十篇考後

漢書班固傳注引雄尙書箴太平御覽引雄太官令太史令二箴則樸之所增未爲無據然考漢書胡廣傳稱雄作十二州箴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則漢世止二十八篇劉勰文心雕龍稱卿尹州牧二十五篇則又亡其三不應其後復出且古文苑載司空等四箴明注崔駰崔瑗之名葉大慶考古質疑又摘初學記所載潤州箴中乃有六代都興之語則諸書或屬誤引未可遽定爲雄作也是書之首又冠以雄始末辨一篇乃焦竑筆乘之文謂

漢書載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考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年七十一者又相牴牾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於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謂雄爲仕於莽年者妄也云云近人多祖其說爲雄訟枉案文選任昉所作王文憲公集序家諜字下李善註引劉歆七畧曰考子雲家諜以甘露元年生漢書成帝紀載行幸甘泉

行幸長楊宫並在元延元年己酉上距宣帝甘露元年戊辰正四十二年與四十餘之數合其後元延凡五年綏和凡二年哀帝建平凡四年元壽凡二年平帝元始凡五年孺子嬰凡三年王莽始建國凡五年積至天鳳五年正得七十一年與七十一卒之數亦合其仕莽十年毫無疑義竑不考祠甘泉獵長楊之歲而以成帝即位之建始元年起算悖謬殊甚惟王音卒歲實與雄傳不合然音字為根字之譌宋祁固已言之其文載今本漢書註

中𢀖疑未見耶

蔡中郎集六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漢蔡邕撰隋志載後漢左中郎將蔡邕集十二卷註曰梁有二十卷錄一卷則其集至隋已非完本舊唐志乃仍作二十卷當由官書佚脫而民間傳本未亡故復出也宋志著錄僅十卷則又經散亡非其舊本矣此本爲雍正中陳留所刊文與詩共得九十四首證以張溥百三家集刻本多寡增損互有出入卷首歐靜序論姜伯淮劉鎭南碑斷非

邕作以年月考之其說良是張本删去劉碑不爲無見然以伯淮爲邕前輩宜有邕文遂改建安二年爲熹平二年則近於武斷矣張本又載爲董卓表而陳留本無之其事范書不載或疑爲後人贋作然劉克莊後村詩話已排詆此表與揚雄劇秦美新同稱則宋本實有此文不自張本始載後漢諸史自袁范二家以外尚有謝承薛瑩張璠華嶠謝沈袁崧司馬彪諸家今皆散佚亦難以史所未載斷其事之必無或新本刊於陳留以桑梓之情

欲爲隱諱故削之以滅其迹歟

孔北海集一卷 編修朱筠家藏本

漢孔融撰案魏史帝典論論文稱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後漢書融本傳亦曰魏文帝深好融文詞歎曰揚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凡二十五篇隋書經籍志載漢少府孔融集九卷注曰梁十卷錄一卷則較本傳所記已多增益新舊唐書皆作十卷蓋猶梁時之

舊本宋史始不著錄則其集當佚於宋時此本乃明人所掇拾凡表一篇疏一篇上書三篇奏事二篇議一篇對一篇教一篇書十六篇碑銘一篇論四篇詩六篇共三十七篇其聖人優劣論蓋一文而偶存兩條編次者遂析為兩篇實三十六篇也張溥百三家集亦載是集而校此本少再告高密令教告高密縣僚屬二篇大抵捃拾史傳類書多斷簡殘章首尾不具不但非隋唐之舊即蘇軾孔北海贊序稱讀其所作楊氏四公贊今本亦無之

則宋人所及見者今已不具矣然人既國器文亦鴻寶雖鈌佚之餘彌可珍也其六言詩之名見於本傳今所傳三章詞多凡近又皆盛稱曹操功德斷以融之生平可信其義不出此即使舊本有之亦必黃初間購求遺文贋托融作以重曹操未可定爲真本也流傳既久姑仍舊本錄之而附糾其僞於此集中詩文多有箋釋本事者不知何人所作疏奏之類皆附綴篇末書教之類則夾注篇題之下體例自相違異今悉夾注篇題之下俾畫一

焉

曹子建集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魏曹植撰案魏志植本傳景初中撰錄植所著賦頌詩銘襍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隋書經籍志載陳思王集三十卷唐書藝文志作二十卷然復曰又三十卷蓋三十卷者隋時舊本二十卷者爲後來合併重編實無兩集鄭樵作通志畧亦併載二本焦竑作國史經籍志遂合二本卷數爲一稱植集爲五十卷謬之甚矣陳振孫書錄解題亦作二十

十卷然振孫謂其間頗有采取御覽書鈔類聚中所有者則捃摭而成已非唐時二十卷之舊文獻通考作十卷又併非陳氏著錄之舊此本目錄後有嘉定六年癸酉字猶從宋寧宗時本翻雕蓋即通考所載也凡賦四十四篇詩七十四篇雜文九十二篇合計之得二百十篇較魏志所稱百餘篇者其數轉溢然殘篇斷句錯出其間如鶡雀蝙蝠二賦均採自藝文類聚藝文類聚之例皆標某人某文曰云云編是集者遂以曰字為正文連於賦

之首句殊爲失考又七哀詩晉人採以入樂增減其詞以就音律見宋書樂志中此不載其本詞而載其入樂之本亦爲舛謬棄婦篇見玉臺新詠亦見太平御覽鏡銘八字反復顛倒皆叶韻成文實爲回文之祖見藝文類聚皆棄不載而善哉行一篇諸本皆作古詞乃誤爲植作不知其下所載當來日大難即當此篇也使此爲植作將自作之而自擬之乎至於王宋妻詩藝文類聚作魏文帝都凱坦齋通編據舊本玉臺新詠稱爲植作今本玉

臺新詠又作王宋自賦之詩則衆說異同亦宜附
載以備參考乃竟遺漏亦爲疏畧不得謂之善本
然唐以前舊本既佚後來刻植集者率以是編爲
祖別無更古於斯者録而存之亦不得已而思其
次也

嵇中散集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晉嵇康撰案康爲司馬昭所害時當塗之
祚未終則康當爲魏人不當爲晉人晉書立傳實
房喬等之舛誤本集因而題之非也隋書經籍志

載康文集十五卷新舊唐書並同鄭樵通志畧所
載卷數尚合至陳振孫書錄解題則已作十卷且
稱康所作文論六七萬言其存於世者僅如此則
宋時已無全本矣疑鄭樵所載亦因仍舊史之文
未必真見十五卷之本也王楙野客叢書云嵇康
傳曰康喜談名理能屬文撰高士傳贊作太師箴
聲無哀樂論余得毘陵賀方回家所藏繕寫嵇康
集十卷有詩六十八首今文選所載才三數首選
惟載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不知又有與吕長

悌絕交一書選惟載養生論一篇不知又有與向子期論養生難答一篇四千餘言辨論甚悉集又有宅無吉凶攝生論難上中下三篇難張遼自然好學論一首管蔡論釋私論明膽論等文崇文總目謂嵇康集十卷正此本爾唐藝文志謂嵇康集十五卷不知五卷謂何觀樵所言則樵之妄載確矣此本凡詩四十七篇賦一篇書二篇雜著二篇論九篇箴一篇家誡一篇而雜著中嵇荀錄一篇有錄無書實共詩文六十二篇又非宋本之舊蓋

明嘉靖乙酉吳縣黃省曾所重輯也楊慎丹鉛錄嘗辨阮籍卒於康後而世傳籍碑爲康作此本不載此碑則其考核猶爲精審矣

陸士龍集十卷 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晉陸雲撰雲與兄機齊名時稱二陸史謂其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今觀集中諸啟其執辭諫諍陳義剴切誠近於古之遺直至其文藻麗密詞旨深雅與機亦相上下平央二俊要亦未易優劣也隋書經籍志載雲集十二卷又稱梁十卷錄一卷

是當時所傳之本已有異同新唐書藝文志但作十卷則所謂十二卷者已不復見至南宋時十卷之本又漸湮没慶元間信安徐民瞻始得之於秘書省與機集並刻以行然今亦未見宋刻世所行者惟此本考史稱雲所著文詞凡三百四十九篇此僅錄一百餘篇似非足本蓋宋以前相傳舊集久已亡佚此特裒合散亡重加編輯故叙次頗叢雜如答兄平原詩一首其行矣怨路長一首乃機贈雲之作故馮惟訥詩紀收入機詩内而此本誤

作雲答機詩又綠房含青實四語及逍遙近南畔二語皆自藝文類聚芙蕖部嘯部摘出佚其全篇故詩紀以爲失題系之卷末但註見藝文某部此乃直標曰芙蓉曰嘯殆明人不學者所編又出詩紀之後矣特是雲之原集既不可見惟藉此以傳什一故悉仍其舊錄之姑以存其梗概焉

陶淵明集八卷 內府藏本

晉陶潛撰案北齊陽休之序錄潛集行世凡三本一本八卷無序一本六卷有序目而編比顛亂兼

復闕少一本爲蕭統所撰案古人編錄之書亦謂之撰故文選舊本皆題梁昭明太子撰而徐陵玉臺新詠序亦稱撰錄艷歌凡爲十卷休之稱潛集爲統撰蓋沿當日之稱今亦仍其舊文亦八卷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四八目即聖賢羣輔錄也休之叅合三本定爲十卷已非昭明之舊又宋庠私記稱隋經籍志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志作五卷庠時所行一爲蕭統八卷本以文列詩前一爲陽休之十卷本其他又數十本終不知何者爲是晚乃得江左舊本次第最爲倫貫今世所行即庠稱江左本也然昭明

太子去潛世近已不見五孝傳四八目不以入集陽休之何由續得且五孝傳及四八目所引尚書自相矛盾決不出於一手當必依託之文休之誤信而增之以後諸本雖卷帙多少次第先後各有不同其竄入偽作則同一轍實自休之所編始庠私記但疑八儒三墨二條之誤亦考之不審矣今

四八目已經

睿鑒指示灼知其贋別著錄於子部類書而詳辨之其五孝傳文義庸淺決非潛作既與四八目一時同

山其價亦不待言今並刪除惟綿潛詩文仍從昭明太子爲八卷雖梁時舊第今不可考而黜僞存眞庶幾猶爲近古焉

璿璣圖詩讀法一卷湖北巡撫採進本

明康萬民撰萬民字撫渉武功人海之孫也蘇蕙織錦回文古今傳爲佳話劉勰文心雕龍稱回文所興道原爲始則齊梁之際尚未見其圖此圖及唐則天皇后序均莫知所從來考晉書列女傳載苻堅秦州刺史竇滔有罪徙流沙其妻蘇蕙織錦

為回文旋圖詩無滔鎮襄陽及趙陽臺讒間事文考晉書孝武帝紀稱太元四年苻丕陷襄陽苻堅載記稱以其中壘梁成爲南中郎將都督荆揚州諸軍事荆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配兵一萬鎮襄陽亦不言竇滔與序所言全然乖異序末稱如意元年五月一日是時晉書久成不應矛盾至此又其文萎弱亦不類初唐文體疑後人依託然晉書稱其圖凡八百四十字縱橫宛轉以讀之文多不錄則唐初實有是圖又李善註江淹別賦引織錦

回文詩序曰竇滔秦州被徙沙漠其妻蘇氏秦州臨去別蘇誓不再娶至沙漠更娶婦蘇氏織錦端中作此回文詩以贈之符國時人也其說亦與晉書合益知詩真而序偽考黃庭堅詩已用連波懺過陽臺暮雨事其偽當在宋以前也序稱其錦縱廣八寸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成章句黃伯思東觀餘論謂其閣本五色相宣因以別三五七言之異後人流傳不復施采故迷其句讀又謂嘗於王晉玉家得唐申誠之釋而後曉

然今誠本已不傳僧起宗以意推求得三四五六七言詩三千七百五十二首分爲七圖萬民英爲尋繹又於第三圖內增立一圖併增讀其詩至四千二百六首合起宗所讀共成七千九百五十八首合兩家之圖輯爲此編夫但求協韻成句而不問義之如何輾轉鉤連旁行斜上原可愈增愈多然必以爲若蘭本意如斯則未之能信存以爲藝林之玩可矣起宗不知何許人王士禎居易錄載趙孟頫妻管道昇璿璣圖真蹟已稱起宗道人云

云則其人當在宋元間也

謝宣城集五卷　內府藏本

齊謝脁撰脁字元暉陳郡陽夏人事迹具齊書本傳案脁以中書郎出爲宣城太守以選復爲中書郎又出爲晉安王鎮北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遷尚書吏部郎被誅其官實不止於宣城太守然詩家皆稱謝宣城殆以北樓吟詠爲世盛傳耶據陳振孫書錄解題稱脁集本十卷樓炤知宣州止以上五卷賦與詩刊之下五卷皆當時應用

之文衰世之事可采者已見本傳及文選餘視詩劣焉無傳可也考鍾嶸詩品稱朓極與予論詩感激頓挫過其文則振孫之言審矣張溥刻百三家集合朓詩賦五卷為一卷此本五卷卽紹興二十八年樓炤所刻前有炤序猶南宋佳本也本傳稱朓長五言詩沈約嘗云二百年來無此詩鍾嶸詩品乃稱其微傷細密頗在不倫一章之中自有玉石又稱其善自發詩端而末篇多躓過毀過譽皆失其眞趙紫芝之詩曰輔嗣易行無漢學元暉詩變

有唐風斯於文質升降之間爲得其平矣

鮑參軍集十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宋鮑照撰照字明遠東海人晁公武讀書志作上黨人蓋誤讀虞炎序中本上黨人之語照或作昭蓋唐人避武后諱所改韋莊詩有欲將張翰松江雨畫作屏風寄鮑昭句押入平聲殊失其實案宋禮部貢舉條式齊桓避諱作齊威可用於句中不可押入微韻沈約宋書李延壽南北史作於武后稱制前者實皆作照不作昭也照爲臨川王子頊參軍沒於亂兵遺文零落齊散騎

侍郎虞炎始編次成集隋書經籍志著錄十卷而
注曰梁六卷然則後人又續增矣此本爲明正德
庚午朱應登所刊云得自都穆家卷數與隋志合
而冠以炎序未審即隋志舊本否考其編次既以
樂府別爲一卷而采桑梅花落行路難亦皆樂府
乃列入詩中唐以前人皆解聲律不應舛互若此
又行路難第七首躑躅字下注曰集作蹲蹲字
下注曰集作逐使果原集何得又稱集作此爲後
人重輯之明驗矣然文章皆有首尾詩賦亦往往

有自序自注與六朝他集從類書採出者不同殆因相傳舊本而稍爲竄亂歟鍾嶸詩品云學鮑照纔能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今集中無此一句益知非梁時本也

昭明太子集六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梁昭明太子統撰案梁書本傳稱統有集二十卷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並同宋史藝文志僅載五卷已非其舊文獻通考不著錄則宋末已佚矣此本爲明嘉興葉紹泰所刊凡詩賦一卷襍文五

卷賦每篇不過數句益自類書採掇而成皆非完
本詩中擬古第二首林下作伎一首照流看落釵
一首美人晨粧一首名士悅傾城一首皆梁簡文
帝詩見於玉臺新詠其書爲徐陵奉簡文之令而
作不容有誤當由書中稱簡文帝爲皇太子輾轉
稗販故誤作昭明文錦帶書十二月啓亦不類齊
梁文體其姑洗三月啓中有啼鶯出谷爭傳求友
之聲句考唐人試鶯出谷詩李綽尚書故實譏其
事無所出使昭明先有此啓綽豈不見乎是亦作

偽之明證也張溥百三家集中亦有統集以兩本互校此本七召一篇與東宮官屬令一篇謝資涅槃經講疏啟一篇謝敕齎銅造善覺寺塔露盤啟一篇謝賚魏國錦賚廣州塸賚城邊橘賚河南菜賚大菘啟五篇與劉孝儀與張纘與湘東王論張新安書三篇駁舉樂議一篇皆溥本所無溥本與明山賓令一篇詳東宮禮絕旁親議一篇謝助鑄慈覺寺鐘啟一篇亦此本所無然則是二本者皆明人所掇拾耳

何水部集一卷 江蘇蔣曾瑩家藏本

梁何遜撰遜字仲言東海郯人官至水部員外郎故自唐以來稱何水部王僧孺嘗輯遜詩編爲八卷宋黄伯思東觀餘論有遜集跋稱爲春明宋氏本葢宋敏求家所傳其卷數尚與梁書相符而伯思云杜甫所引昏鴉接翅歸金眾褭撼頭等句不見集中則當時已有佚脫舊本久亡所稱八卷者不可復睹即永樂大典所引遜詩亦皆今世所行見則元明閒已不存矣此本爲正德丁丑松江張

紘所刊首列遜小傳凡詩九十五首附載范雲劉孝綽同作擬古二首聯句十三首末載黃伯思跋跋後附七召一篇末復有紘跋稱舊與陰鏗集皆刻紘以二家體裁各別不當比而同之公暇獨取是集刪其繁蕪同寅毗陵陸樾之永嘉李升之捐俸共刻然則是集又經紘刊削有所去取與玉臺新詠載遜詠青青河邊草一首此本標題作擬青青河畔草轉韻體爲人作其人識節工歌與玉臺新詠不同考六朝以前之詩題無此體格顯爲後

人所妄加又青青河邊草為蔡邕之作青青河畔草為枚乘之作六朝人所擬截然有別此效邕體而題作畔字明為後人據十九首而改復以古詩不換韻此詩換韻妄增轉韻體云云蓋字句亦多所竄亂非其舊矣

江文通集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梁江淹撰淹有銅劍贊已著錄淹自序傳稱自少及長未嘗著書惟集十卷考傳中所序官階止於中書侍郎校以史傳正當建元之初則永明以後

所作倘不在其內今舊本散佚行於世者惟歙縣
汪士賢太倉張溥二本此本乃乾隆戊寅淹鄉人
梁賓以汪本張本參核異同又益以睢州湯斌家
鈔本參互成編汪本闕知巳賦一篇并賦四語銅
劍贊一篇詠美人春遊一篇征怨一篇張本闕爲
蕭讓太傅揚州牧表一篇此皆補完他如待罪江
南思北歸賦張本無題首四字尚書符張本題下
闕次注起都官車軍局蘭臺八字爲蕭重讓揚州
表中任鈞符負圖之重句張本誤脫符字爲蕭讓

太傅相國十郡九錫表首張本無備九錫之禮五字上建平王書末注本脫此心旣照死且不朽八字亦均校正其餘字句皆備錄與同若雜擬詩序中芳草無共氣何此本訛氣爲棄之類小小疏舛間或不免然終較他本爲善也

庾開府集箋注十卷　少詹事陸費墀家藏本

周庾信撰

國朝吳兆宜註信周書有傳然考集中辛成碑文稱開皇元年七月某日反葬河州則入隋幾一載矣

信爲梁元帝守朱雀航望敵先奔厥後歷仕諸朝如更傳舍其立身本不足重其駢偶之文則集六朝之大成而導四傑之先路自古迄今屹然爲四六宗匠初在南朝與徐陵齊名故李延壽北史文苑傳序稱徐陵庾信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采詞尚輕險情多哀思王通中說亦曰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令狐德棻作周書至詆其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斥爲詞賦之罪人然此自指臺城應教之日二人以宮體相高耳至信北遷

以後閱歷既久學問彌深所作皆華實相扶情文兼至抽黃對白之中灝氣舒卷變化自如則斷非陵之所能及矣張說詩曰蘭成追宋玉舊宅偶詞人筆湧江山氣文驕雲雨神其推挹甚至杜甫詩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後來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則諸家之論甫固不以爲然矣北史本傳稱有集二十卷與周滕王逌之序合隋書經籍志作二十一卷皆已久佚倪璠注閟閣集有與蕤齋學士書曰聞執事新收得庾子

山集在州郭時欲借以示僕不時也茲專一力致
左右千萬暫借一觀云云則元末明初尚有重編
之本今亦未見此本雖冠以滕王逌序實由諸書
抄撮而成非其原帙也隋書魏澹傳稱廢太子勇
令澹註庾信集其書不傳唐志載張廷芳等三家
嘗注哀江南賦宋志已不著錄近代胡渭始為作
注而未及成帙兆宜採輯其說復與崑山徐樹穀
等補綴成編粗得梗概然六朝人所見之書今已
十不存一兆宜捃摭殘文補苴求合勢不能盡詳

所出如注哀江南賦經邦佐漢一事引史記索隱誤本以圜公爲姓庾以四皓爲漢相殊不免附會牽合後錢塘倪璠別爲箋註而此本遂不甚行然其經營掇始之功終不可沒與倪注並錄存之亦言杜詩者不盡廢千家注意也兆宜字顯令吳江人康熙中諸生嘗註徐庾二集又註玉臺新詠才調集韓偓詩集今惟徐庾二集刊板行世餘惟鈔本僅存云

庾子山集註十六卷通行本

國朝倪璠撰璠字魯玉錢塘人康熙乙酉舉人官內
閣中書舍人是編以吳兆宜所箋庾開府集合衆
手以成之刪僞補闕乃詳考諸史作年譜冠於集
首又旁採博蒐重爲註釋其中如小園賦前一段
本屬散文而璠以爲用古韻未免失之穿鑿漢書
藝文志別栩陽賦五篇自是人姓名而信哀江南
賦乃云栩陽亭有離別之賦唐山夫人安世房中
歌桂華二字自爲篇名馮馮翼翼承天之則二句
乃下章之首而信黃帝雲門舞歌乃云清野桂馮

馮皆顯然舛誤璠依違其詞不加駁正亦失之附會然比核史傳實較吳本為詳哀江南賦一篇引據時事尤為典核集末彭城公夫人爾朱氏墓誌銘伯毋東平郡夫人李氏墓誌銘並考核年月證以文苑英華知為楊炯之文誤入信集辨證亦頗精審不以稍傷蕪冗為嫌也

徐孝穆集箋註六卷內府藏本

陳徐陵撰

國朝吳兆宜註隋書經籍志載陵集本三十卷久佚

不傳此本乃後人從藝文類聚文苑英華諸書內
採掇而成陵文章綺麗與庾信齊名世號徐庾體
陳書本傳稱其緝裁巧密多有新意自有陳創業
文檄軍書及禪授詔策皆陵所製爲一代文宗其
集舊無註釋兆宜既箋庾信集因并陵集箋之求
及卒業其同里徐文炳續爲補緝以成是編其巾
可與史事相證者如資治通鑑梁武帝太清二年
遣建康令謝挺散騎常侍徐陵等聘於東魏胡三
省註謂建康令秩千石散騎常侍秩二千石謝挺

不當在徐陵之上蓋陵將命而使挺特輔行耳今按集中在北齊與楊僕射書有云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賓又杖鄉云云是謝挺實爲正使蓋假散騎常侍以行特通鑑但書其本官並非舛誤胡三省未考陵書未免曲爲之說參諸此集可正其訛而兆宜所箋畧不言及蓋主於捃拾字句不甚考訂史傳也然箋釋詞藻亦頗足備稽考故至今與所箋庾集並傳焉

集部二

別集類二

東皐子集三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唐王績撰績字無功太原祁人隋大業中授秘書省正字出為六合丞歸隱北山東皐自號東皐子唐初以前官待詔門下復求為太樂丞後乃解官歸里是身事兩朝皆以仕途不達乃退而放浪於山林新唐書列之隱逸傳所未喻也然績為王通

之弟而志趣高雅不隨逈聚徒講學獻策干進其八品亦不可及矣史稱其簡放嗜酒嘗作醉鄉記五斗先生傳無心子傳其醉鄉記爲蘇軾所稱然他文亦疎野有致其詩惟野望一首爲世傳誦然如石竹詠意境高古薛記室收過莊見尋詩二十四韻氣格遒健皆能滌初唐俳偶板滯之習置之開元天寶間弗能別也唐書藝文志載續集五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亦云其友呂才鳩訪遺文編成五卷爲之序而今本實止三卷又晁公武讀書志

引呂才序稱績年十五謁楊素占對英辨薛道衡見其登龍門憶禹賦嘆爲今之庾信且載其卜筮之驗者數事今本呂才序尚存而晁公武所引之文則無之又序稱鳩訪未畢緝爲三卷與書錄解題不合其登龍門一賦亦不載集中或宋末本集已佚後人從文苑英華文粹諸書中采績詩文彙爲此編而僞託才序以冠之未可知也此本爲明崇禎中刊本卷首尚有陸淳序一首晁陳二家目中皆未言及其眞僞亦在兩可間矣

寒山子詩集二卷附豐干拾得詩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案寒山子貞觀中天台唐興縣僧居於寒巖時還往國清寺豐干拾得則皆國清寺僧也世傳台州刺史閭邱允遇三僧事踪跡甚怪蓋莫得而考證矣其詩相傳即允令寺僧道翹尋寒山平日於竹木石壁上及人家廳壁所書得三百餘首又取拾得土地堂壁上所書偈言並纂集成卷豐干則僅存房中壁上詩二首允自爲之序宋時又名三隱集見淳熙十六年沙門道南所作記中唐書藝文

志載寒山詩入釋家類作七卷今本併為一卷以拾得豐干詩別為一卷附之則明新安吳明春所校刻也王士禎居易錄云寒山詩詩家每稱其鸚鵡花間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月響短舞萬人看謂其有唐調案此明江盈科雪濤評語士禎引之寒山子即唐人盈科以為有唐調蓋偶未考其時代謹附訂於此其詩有工語有率語有莊語有諧語至云不煩鄭氏箋豈待毛公解又似儒生語大抵佛語菩薩語也今觀所作皆信手拈弄全作禪門偈語不可復以詩格繩之而機趣橫溢多足以

資勸戒且專集傳自唐時行世已久今仍著之於
錄以備釋氏文字之一種焉又案太平廣記引仙
傳拾遺曰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歷中隱居天
台翠屏山其山深邃當暑有雪亦名寒巖因自號
寒山子好爲詩每得一篇一句輒題於樹間石上
有好事者隨而錄之凡三百餘篇多述山林幽隱
之興或譏諷時態能警勵流俗桐柏徵君徐靈府
序而集之分爲三卷行於人間云云則寒山子又
爲中唐仙人與閭邱允事又異無從深考姑就文

論文可矣

王子安集十六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唐王勃撰唐書文苑傳稱其文集三十卷而楊炯集序則謂分爲二十卷具諸篇目洪邁容齋隨筆亦稱今存者二十卷蓋猶舊本明以來其集已佚原目遂不可考世所傳初唐十二家集僅載勃詩賦二卷闕畧殊甚故皇甫汸作楊炯集序稱王詩賦之餘未睹他製此本乃明崇禎中閩人張燮搜緝文苑英華諸書編爲一十六卷雖非唐宋之舊

而以視別本則較為完善矣勃文為四傑之冠儒者頗病其浮艷案段成式酉陽雜俎曰張燕公嘗讀勃夫子學堂碑頌帝車南指遁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高五雲於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案一公謂僧一行也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卒不可悉洪邁容齋隨筆亦曰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駢儷作記序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而後來頗議之杜詩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

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正謂此耳身名俱滅以責輕薄子江河萬古指四子也韓公滕王閣記云江南多游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及得三王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詞註謂王勃作遊閣序又云中丞命爲記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則韓之所以推勃亦爲不淺矣夫一行段成式博洽冠絶古今杜甫韓愈詩文亦冠絶古今而其推勃如是枵腹白戰之徒掇拾語錄之糟粕乃沾沾焉而動其喙殆所謂蚍蜉撼樹者歟今

錄勃集倂錄成式及適之所記庶耳食者無輕詆焉

盈川集十卷附錄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唐楊炯撰唐書文苑傳稱其文集本三十卷晁公武讀書志僅著錄二十卷云今多亡逸是宋代已非完本然其本今亦不傳此乃明萬歷中龍游童佩從諸書裒集詮次成編倂以本傳及贈答之文評論之語別爲附錄一卷皇甫汸爲之序凡賦八首詩三十四首雜文三十九首文苑英華載其彭

城公夫人爾朱氏墓誌銘一首伯母東平郡夫人李氏墓誌銘一首列庾信文後明人因誤編入信集中此本收爾朱氏誌一篇而李氏誌仍不載則蒐羅尚有所遺也舊唐書本傳最稱其孟蘭盆賦然炯之麗製不止此篇劉昫殆以為奏御之作故特加紀錄歟傳又載其駁太常博士蘇知幾冕服議一篇引援經義排斥游談炯文之最有根柢者知其詞章瑰麗由於貫穿典籍不止涉獵浮華而新唐書本傳刪之不載蓋猶本紀不載詔令之意

是宋祁之偏見非定評也又新舊唐書並稱炯爲政嚴酷則非循吏可槩見童佩序稱盈川廢縣在瀔水北其地隸龍邱去郡四十餘里今址巋然獨存炯令盈川無何卒縣尋能民尸祝其地至今春秋不輟是則因其文藝而更粉飾其治績亦非公論矣

盧昇之集七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唐盧照鄰撰唐書文苑傳稱照鄰初爲鄧王府典籤調新都尉以病去官後手足攣廢竟自沉頳水

而死考集中相思夫人櫃龕序稱乾封紀歲當爲
乾封元年丙寅對蜀父老問稱龍集荒落當爲總
章二年己巳皆在益州時所作病梨樹賦序稱癸
酉之歲卧病長安則其罷官當在咸亨四年以前
計其羈栖一尉僅五六年又窮魚賦序稱曾以橫
事被拘將致之深議則中間又遭非罪其病廢以
後與洛陽名流朝士乞藥值書至每人求乞錢二
千其貧亦可想見蓋文士之極坎坷者故平生所
作大抵歡寡愁殷有騷人之遺響亦遭遇使之然

也史又稱王楊盧駱以文章齊名楊炯嘗謂愧在
盧前恥居王後張說則曰盈川文如懸河酌之不
竭優於盧而不減王恥居後信然愧在前謙也今
觀照鄰之文似不及王楊駱三家之宏放疑說之
論爲然然所傳篇什獨少未可以一斑槩全豹杜
甫均以江河萬古許之似難執殘編斷簡以强定
低昂况張鷟朝野僉載亦記是語而作照鄰謂喜
居王後恥在駱前文人品目多一時興到之言尤
未可據爲定論也其集晁氏陳氏書目俱作十卷

此本僅七卷則其散佚者已多又將魚賦序稱嘗
思報德故冠之篇首則照隣自編之集當以是賦
爲第一而此本列秋霖馴鳶二賦後其與在朝諸
賢書亦非完本知由後人掇拾而成非其舊帙矣

駱丞集四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唐駱賓王撰唐書文苑傳稱中宗時詔求其文得
百餘篇命郗雲卿編次之書錄解題引雲卿舊序
稱光宅中廣陵亂伏誅叢據李孝逸奏摭之語孟
棨本事詩則云賓王落髮徧遊名山宋之問遊靈

隱寺作詩嘗爲續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句今觀集中與之問蹤跡甚密在江南則有投贈之作在兖州則有餞別之章宜非不相識者何至覿面失之封演爲天寶中人去賓王時甚近所作見聞記中載之問此詩證月中桂子之事並不云出賓王可知當日尚無是說又朱國楨湧幢小品載正德九年有曹某者鑿靛池於海門城東黃泥口得古冢題石曰駱賓王之墓云云亦足證亡命爲僧之說不確蓋武后改唐爲周人心共憤敬業賓

王之敗世頗憐之故造是語孟棨不考而誤載也其集新舊唐書皆作十卷宋藝文志載有百道判三卷今並散佚此本四卷蓋後人所裒輯其註則明給事中顏文選所作援引踈舛殆無可取以文選之外別無註本而其中亦尚有一二可採者故姑並錄之以俻參考焉

陳拾遺集十卷 內府藏本

唐陳子昂撰子昂事迹具唐書本傳及盧藏用所爲別傳唐初文章不脫陳隋舊習子昂始奮發自

爲追古作者韓愈詩云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柳宗元亦謂張説工著述張九齡善比興兼備者
子昂而已馬端臨文獻通考乃謂子昂惟詩語高
妙其他文則不脫偶儷卑弱之體韓柳之論不專
稱其詩皆所未喻今觀其集惟諸表序猶沿排儷
之習若論事書疏之類實疎樸近古韓柳之論未
爲非也子昂嘗上書武后請興明堂太學朱祁新
唐書傳贊以爲薦圭璧於房闥以脂澤汙漫之其
文今載集中王士禎香祖筆記又舉其大周受命

頌四章進表一篇請追上太原王帝號表一篇以爲視劇泰美新殆又過之其下筆時不復知世有節義廉恥事今亦載集中然則是集之傳特以詞采見珍譬諸蕩姬佚女以色藝冠一世而不可以禮法繩之者也此本傳寫多訛脫第七卷闕兩葉據目錄尋之禡牙文滎海文在文苑英華九百九十五卷弔塞上翁文在九百九十九卷祭孫府君文在九百七十九卷又送崔融等序之後據目錄尚有餞陳少府序一篇此本亦佚英華七百十九

卷有此文今並葺補俾成完本英華八百二十二卷收子昂大崇福觀記一篇稱武士彠爲太祖孝明皇帝此集不載其目殆偶佚脫今併補入俾操觚揮翰之士知立身一敗遺詬萬年有求其不傳而不能者焉

張燕公集二十五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唐張說撰說事蹟具唐書本傳其文章典麗宏贍當時與蘇頲並稱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號曰燕許唐書藝文志載其集三十卷今所傳本止二十

五卷然自宋以後諸家著錄並同則其五卷之佚久矣集中元處士碣銘稱序爲處士子將作少監行冲撰而唐書行冲傳乃不載其爲此官爲留守奏慶山醴泉表稱萬年縣令鄭國忠狀六月十四日縣界霸陵鄉有慶山見醴泉出而唐書武后傳載此事乃作新豐縣皆與史傳頗有異同然說在當時必無訛誤知唐書之疎舛多矣此書所以貴舊本也集首永樂七年伍德記一篇稱兵燹之後散佚僅存錄而藏之至嘉靖間其子孫始爲梓行

而訛舛特甚又參考本傳及文粹文苑英華諸書
其文不載於集者尚多今旁加搜輯於集外得頌
一首箴一首表十八首疏二首狀六首策三首批
答一首序十一首啟一首書二首露布一首碑四
首墓誌九首行狀一首凡六十一首皆依類補入
而原集目次錯互者亦詮次更定仍釐為二十五
卷庶幾復成完本焉

李北海集六卷附錄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唐李邕撰邕事迹具唐書本傳邕文集本七十卷

宋志已不著錄此本爲明無錫曹荃所刊前有荃
序稱紹和徵君刻唐八集初得北海集而余論之
不言爲何人所編大抵皆採摭文苑英華諸書裒
而成帙非原本矣史稱邕長於碑頌前後所製凡
數百首今惟賦五首詩四首表十四首疏狀各一
首碑文八首銘記各一首神道碑五首墓誌銘一
首蓋已十不存一舊唐書稱其韓公行狀洪州放
生池碑批韋巨源謚議爲當時文士所重李白東
海有勇婦一篇稱北海李使君飛章奏天庭杜甫

八哀詩稱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趙明誠金石錄亦稱唐六公詠文詞高古今皆不見此集中殊可惜也劉克莊後村詩話譏其爲棐法善祖作碑貽千載之笑然唐時名儒碩士爲緇黃秉筆不以爲嫌不似兩宋諸儒視二教如敵國此當尚論其世固不容執後而議前且克莊與眞德秀游德秀西山集中琳宮梵刹之文不可枚舉克莊曾無一詞而獨刻責於邕是尤門戶之見不足服邕之心矣卷末附錄載新舊唐書邕本傳及贈送諸作而

別載文苑英華所録邕賀赦表六篇題曰糾謬謂考其事在代宗德宗憲宗時邕不及見其論亦頗爲精審然考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曰賀赦表六首類表以爲李吉甫作而文苑以爲李邕按邕天寶初卒而六表乃在代宗德宗憲宗時况文苑於三百五十九卷重出一表題曰李吉甫又第二表末云謹遣衙前虞侯王國清奉表陳賀以聞正與吉甫郴州謝上表末語同則非邕作也云云是宋人已經考正編是集者用其說而諱所自來亦可

謂擬人之善矣

曲江集二十卷 廣東巡撫採進本

唐張九齡撰九齡事迹具唐書本傳徐浩作九齡墓碑稱其學究精義文參微旨而不及其文集卷數唐宋二史藝文志俱載有九齡文集二十卷其後流播稍稀惟明文淵閣書目有曲江文集一部四冊又一部五冊而外間多未之覩成化間邱濬始從內閣錄出韶州知府蘇韡爲刊行之其卷目與唐志相合蓋猶宋以來之舊本也九齡守正嫉

邪以道匡弼稱開元賢相而文章高雅亦不在燕許諸人下新唐書文藝傳載徐堅之言謂其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今觀其感遇諸作神味超軼可與陳子昂方駕文筆宏博典實有垂紳正笏氣象亦具見大雅之遺堅局於當時風氣以富艷求之不足以爲定論至所撰制草明白切當多得王言之體本傳稱爲秘書少監時會賜渤海詔而書命無足爲者乃命九齡爲之被詔趣成因遷工部侍郎知制誥今檢集中有勑渤海王大武

藝書當即其時所作而其他詔命亦多可與史傳相參考如集中有勅奚都督府右金吾衛大將軍歸誠王李歸國書而核之唐書外國傳所載奚事自開元以後僅有李大酺魯蘇李詩延寵娑固諸酋長名而不及歸國知記載有所脫漏是尤可以補史之闕矣

李太白集三十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唐李白撰舊唐書白傳稱山東人新唐書則作隴西成紀人考杜甫作崔端薛復筵醉歌有近來海

內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句楊慎丹鉛錄據魏
顥李翰林集序有世號為李東山之文謂杜集傳
寫誤倒其字似乎有理然元稹作杜甫墓誌亦稱
與山東人李白其文鑿然如倒之作東山人則語
不成文又不得以魏序為解檢白集寄東魯二子
詩有我家寄東魯句顥序亦稱合於魯一婦人生
子曰頗黎蓋居山東頗久故人亦以是稱之實則
非其本籍劉昫等誤也至於隴西成紀乃唐時李
氏以郡望通稱故劉知幾史通因習篇自注曰近

代史爲王氏傳云瑯邪臨沂人爲李氏傳云隴西成紀人非惟王李二族久離本郡亦自當時無此郡縣皆是魏晉以前舊名今勘驗唐書地理志果如所説則宋祁等因襲舊文亦不足據惟李陽冰序稱凉武昭王暠之後謫居條支神龍之始逃歸於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驚姜之夕長庚入夢顯序稱白本隴西乃因家於緜身既生蜀云云則白爲蜀人具有確證二史所書皆非其實也陽冰序不言卷數新唐書藝文志則曰草堂集二十卷李

陽冰編按宋敏求後序曰唐李陽冰序李白草堂集十卷咸平中樂史別得白歌詩十卷合爲李翰林集二十卷史又云雜著爲別集十卷然則草堂集原本十卷唐志以陽冰所編爲二十卷者殊失之不考今草堂集不傳樂史所編亦罕見此本乃宋敏求得王溥及唐魏顥本又裒集唐類詩諸編洎石刻所傳編爲一集曾鞏又考其先後而次第之爲三十卷首卷惟載諸序碑記二卷以下乃爲歌詩爲二十三卷雜著六卷流傳頗少

國朝康熙中吳縣繆曰芑始重刊之後有曰芑跋云得臨川晏氏宋本重加校正較坊刻頗爲近古然陳氏書錄解題晁氏讀書志並題李翰林集而此乃云太白全集未審爲宋本所改曰芑所改是則稍稍可疑耳據王琦註本是刻尚有考異一卷而坊間印本皆削去曰芑序目以贗宋本遂併考異而削之以其文已全載王琦本中今亦不更補錄焉

分類補注李太白集三十卷通行本

宋楊齊賢集注而元蕭士贇所刪補也杜甫集自北宋以來注者不下數十家李白集注宋元人所撰輯者今惟此本行世而已康熙中吳縣繆曰芑翻刻宋本李翰林集前二十三卷為歌詩後六卷為雜著此本前二十五卷為古賦樂府歌詩後五卷為雜文且分標門類與繆本目次不同其為齊賢改編或士贇改編原書無序跋已不可考惟所補注文則以齊賢曰士贇曰互為標題以別之故猶可辨識注中多徵引故實兼及意義卷帙浩博

不能無失唐覲延州筆記嘗摘士贇註寄遠詩第七首殘燭解羅衣句不知出史記滑稽傳淳于髡語乃泛引謝瞻曹植諸詩又如臨江王節士歌齊賢以爲史失其名士贇則引樂府遊俠曲證之不知漢書藝文志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原各爲一篇自南齊陸厥始併作臨江王節士歌後來庾信杜甫俱承其誤白詩亦屬沿訛齊賢等不爲辨析而轉以爲史失名此類俱未爲精核然其大致詳贍足資檢閱中如廣武戰場懷古一首士贇謂非

太白之詩盡置卷末亦具有所見其於白集固不

爲無功焉齊賢字子見舂陵人士贇字粹可寧都

人宋辰州通判立等之子篤學工詩與吳澄相友

善所著有詩評二十餘篇及冰崖集俱已久佚獨

此本爲世所傳云

李太白詩集注三十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琦撰琦字琢崖錢塘人註李詩者自楊齊賢

蕭士贇後明林兆珂有李詩鈔述註十六卷簡陋

殊甚胡震亨駁正舊注作李詩通二十一卷琦以

其尚多漏略乃重爲編次箋釋定爲此本其詩悉合諸本益以逸篇釐爲三十卷以合曾鞏序所言之數別以序誌碑傳贈答題詠詩文評語年譜外紀爲附錄六卷而繆氏本所謂考異一卷散入文句之下不另列焉其注欲補三家之遺闕故採摭頗富不免微傷於蕪雜然捃拾殘賸時亦寸有所長自宋以來注杜詩者如林而注李詩者寥寥僅二三本錄而存之亦足以資考證是固物少見珍之義也

九家集註杜詩三十六卷 內廷藏本

宋郭知達編知達蜀人前有自序作於淳熙八年又有曾噩重刻序作於寶慶元年噩據書錄解題作字子肅閩清人麥知迪萬姓統譜則作字噩甫閩縣人慶元中尉上高復遷廣東漕使與陳振孫所記小異振孫與噩同時知迪所敘又與序中結銜合未詳孰是也宋人喜言杜詩而註杜詩者無善本此書集王洙宋祁王安石黃庭堅薛夢符杜田鮑彪師尹趙彥材之註頗為簡要知達序稱屬

二三士友隨是非而去取之如假託名氏撰造事實皆刪削不載陳振孫書錄解題亦曰世有稱東坡故事者案當作老杜事實隨事造文一一牽合而皆不言其所自出且其詞氣首末出一口蓋妄人僞託以欺亂流俗者書坊輒鈔入集註中殊敗人意此本獨削去之云云與序相合知其別裁有法矣振孫稱蜀刊板五羊漕司字大宜老案宜老謂宜乎老眼刻本或作可考非最爲善本此本即蜀家所初印字畫端勁而清楷宋板中之絕佳者振孫所言固不爲虛云

黃氏補註杜詩三十六卷內府藏本

宋黃希原本而其子鶴續成之者也希字夢得宜黃人登進士第官至永新令嘗作春風堂於縣治楊萬里爲作記今載誠齋集中鶴字叔似著有北牕寓言集今已久佚希以杜詩舊註每多遺舛嘗爲隨文補緝未竟而歿鶴因取槧本集註即遺稿爲之正定又益以所見積三十餘年之力至嘉定丙子始克成編書首原題補千家集註杜工部詩史所列註家姓氏實止一百五十一人註中徵引

則王洙趙次公師尹鮑彪杜修可魯訔諸家之說為多其他亦寥寥罕見而當時所稱偽蘇註者乃並見採綴蓋坊行原有千家註本鶴特因而廣之故以補註為名其郭知達九家註蔡夢弼草堂詩箋視鶴本成書稍前案知達本成於淳熙辛丑在鶴本前三十餘年夢弼成於嘉泰甲子在鶴本前十有二年而註內無一字引及殆流傳未廣偶未之見也書中凡原註各稱某曰其補註則稱希曰鶴曰以別之大旨在於按年編詩故冠以年譜辨疑用為綱領而詩中各以所作歲月註於逐

篇之下使讀者得考見其先後出處之大致其例
蓋始於黃伯思後魯訔等踵加考訂至鶴父子而
益推明之鈎稽辨證亦頗具苦心其間牴牾不合
者如贈李白一首鶴以爲開元二十四年遊齊趙
時作不知甫與白初未相見至天寶三四載白自
供奉被放後始相遇於東都觀甫寄白二十韻詩
所云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者是其確證鶴說
殊誤又鄭駙馬宅宴洞中一首鶴謂與重題鄭氏
東亭詩皆在河南新安縣作不知長安志有蓮花

洞在神禾原鄭駙馬之居即詩所云洞中並不在

新安不可與東亭混而爲一又高都護驄馬行鶴

以爲天寶七載作考高仙芝平小勃律後以天寶

八載方入朝詩中有飄飄遠自流沙至語則當在

八載而非七載又遣興詩赫赫蕭京兆何鶴以京

兆爲蕭至忠不知至忠未嘗官京兆尹詩中所指

當是蕭炅又喜雨一首鶴謂永泰元年所作考詩

末甫自註浙右多盜賊語正指寶應元年袁晁之

亂詩當作於是年時甫方在梓閬間故有巴人之

句鶴說非是似此者尚數十條皆爲疎於考核又
題與詩皆無明文不可考其年月者亦牽合其一
字一句强爲編排殊傷穿鑿然其考據精核者後
來註杜諸家亦往往援以爲證故無不攻駁其書
而終不能廢棄其書焉

集千家註杜詩二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不著編輯人名氏前載王洙王安石胡宗愈蔡夢
弼四序所採不滿百家而題曰千家蓋務誇摭拾
之富如魏仲舉韓柳集註亦虛稱五百家也其句

下篇末諸評悉劉辰翁之語朱彞尊謂夢弼所編入然夢弼所撰本名草堂詩箋其自序內標識注例甚詳與此本不合宋犖謂杜詩評點自劉辰翁始劉本無註元大德間有高楚芳者刪存諸註以劉評附之此本疑即楚芳編也辰翁評所見至淺其標舉尖新字句殆於竟陵之先聲王士禎乃比之郭象註莊殆未爲篤論至編中所集諸家之註真贗錯雜亦多爲後來所抨彈然宋以來註杜諸家鮮有專本傳世遺文緒論頗賴此書以存其革

路藍縷之功亦未可盡廢也

杜詩攟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唐元竑撰元竑字遠生烏程人萬歷戊子舉人明亡不食死論者以首陽餓夫比之是編乃其讀杜詩時所劄記所閱葢千家註本其中附載劉辰翁評故多駁正辰翁語自宋人倡詩史之說而箋杜詩者遂以劉昫宋祁二書據爲稿本一字一句務使與紀傳相符夫忠君愛國君子之心感事憂時風人之旨杜詩所以高於諸家者固在於是然

集中根本不過數十首耳詠月而以爲比肅宗詠螢而以爲比李輔國則詩家無景物矣謂紈袴下服比小人謂儒冠上服比君子則詩家無字句矣元舷所論雖未必全得杜意而刋除附會涵泳性情頗能會於意言之外其中如白鷗没浩蕩句必抑蘇軾而申宋敏求宛馬總肥秦苜蓿句正用漢武帝離宮種苜蓿事而執誤本春苜蓿字以爲不對漢嫖姚又往往喜言詩讖尤屬不經然大旨合者爲多勝舊註之穿鑿遠矣

杜詩詳注二十五卷附編二卷內府藏本

國朝仇兆鼇撰兆鼇字滄柱鄞縣人康熙乙丑進士官至吏部侍郎是書乃康熙三十二年兆鼇爲編修時所奏進凡詩注二十三卷雜文注二卷後以逸杜咏杜補注論杜爲附編上下二卷其總目自二十八卷以下尚有倣杜集杜諸卷皆有錄無書疑欲續爲而未成也每詩各分段落先詮釋文義於前而徵引典故列於詩末其中摭拾類書小有舛誤者如注忘機對芳草句引高士傳葉幹忘機

今高士傳無此文卽太平御覽所載嵇康高士傳
幾盈二卷亦無此文又注宵旰憂虞軫句不知二
字本徐陵文乃引左傳注旰食引儀禮注宵衣考
之鄭注宵乃同綃非宵旦之宵也至吟杜卷中載
徐增一詩本出其說唐詩中所謂佛謗王維作才
憐李白狂者葢以維詩雜禪趣白詩多逸氣以互
形甫之謹嚴兆鼇乃改上句爲賦似相如逸乖其
本旨如此之類往往有之皆不可據爲典要然援
據繁富而無千家諸注僞撰故實之陋習核其大

局可資考證者爲多亦未可竟廢也

王右丞集箋註二十八卷附錄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唐王維撰

國朝趙殿成註殿成字松谷仁和人王維集舊有顧起經分類註本但註詩而不及文詩註亦間有舛漏殿成是本初定稿於雍正戊申成書於乾隆丙辰鉤稽考訂定爲古體詩六卷近體詩八卷皆以元劉辰翁評本所載爲斷其别本所增及他書互見者則爲外編一卷其雜文則釐爲十三卷併爲

箋註又以王縉進表代宗批答唐書本傳世系遺事及同時唱和後人題詠為一卷弁之於首以詩評畫錄年譜為一卷綴之於末其年譜亦本傳世系之類後人題詠亦詩評畫錄之類而一置於後一置於前編次殊為未協又集外之詩既為外編其論畫諸篇亦集外之文疑以傳疑者而混於文集不復分別體例亦未畫一然排比有緒終較他本為精密其箋註往往捃拾類書不能深究出典即以開卷而論閶闔字見楚詞而引三輔黃圖八

荒字見淮南子而引章懷太子後漢書註胡牀字見世說新語桓伊戴淵事而引張端義貴耳集朱門字亦見世說新語支遁語而引程大昌演繁露雙鵠字自用古詩願爲雙黃鵠語而引謝維新合璧事類絕迹字見莊子而引曹植與楊修書皆未免舉末遺本然於顧註多所訂正又維本精於佛典顧註多未及詳殿成以王琦熟於三藏屬其助成亦頗補所未備核其品第固猶在顧註上也

高常侍集十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唐高適撰適唐書作渤海人其集亦題曰渤海河間府志據其封邱縣詩我本漁樵孟諸野句又初至封邱詩有去家百里不得歸句定為梁宋間人然集中別孫沂詩題下又註時俱客宋中則又非生於梁宋者志所辨似亦未確考唐代士人多題郡望史傳亦復因之往往失其現籍劉知幾作史通極言其弊而終不能更適集既無定辭則亦闕疑可也其集唐志作十卷通考又有集外文一卷詩一卷此本從宋本影鈔內廓字闕筆避寧宗嫌

名當爲慶元以後之本凡詩八卷文一卷其集外
詩文則無之考明人所刻適集以太平廣記高鍇
侍郎墓中之狐妖絕句危冠高髻楚宮粧閒步前
庭趂夜凉自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一
首併載入之蕪雜殊甚又九日一詩見宋程俱北
山集毛奇齡選唐人七律亦誤題適作此本不載
較他本特爲精審第十卷中有賀安祿山死表稱
臣得河南道及諸州牒皆言逆賊安祿山苦瘡而
死手足俱落眼鼻殘壞則祿山竟以病死與史載

李豬兒事迥與盡兵戈雲擾得諸傳聞之故矣

常建詩三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案唐常建不知其字其里貫亦無可考據陳振孫書錄解題知爲開元十五年進士終於盱眙尉而已詩家但稱曰常尉從其官也唐書藝文志載常建詩一卷此本三卷乃毛晉汲古閣所刊云不知何人類而析之據書錄解題作於宋末尙稱一卷則元明人所分矣殷璠作河嶽英靈集去取至爲精核甫代之間所錄僅二十四人以建爲冠載詩

僅二百二十四首而建詩居十五首其序稱劉楨
死於文學左思終於記室鮑照卒於祭軍常建亦
淪於一尉深用悲惋又稱其松際露微月淸光猶
爲君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諸句而尤推弔王
將軍墓一篇以爲善叙悲怨勝於潘岳今觀其詩
凡五十七首所與贈答者率莫考其姓字其中最
知名者惟王昌齡一人而僅有宿其隱居一篇爲
招與張賁共隱則非惟宦途寂寞守道無營即倡
和交遊亦泊然於名場聲氣之外不然則李白與

昌齡最契高適王之渙等亦與昌齡旗亭畫壁同作俊遊建亦何難因緣牽附以博一時之譽哉其人品如是則詩品之高固其所矣其詩自殷璠所稱外歐陽修題青州山齋又極賞其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稱欲效其語久不可得（案修集本作竹徑遇幽處蓋一時誤記姚寬西溪叢話已辨之今據建集改正附識於此）然全集之中卓然與王孟抗行者殆十之六七不但二八所稱也洪邁萬首絕句別載逕吳故宮一首此集不載語亦不類邁所編舛誤至多不盡足據今亦不復

增入爲

孟浩然集四卷 江蘇蔣曾瑩家藏本

唐孟浩然撰浩然事蹟具新唐書文藝傳前有天寶四載宜城王士源序案士源卽補亢倉子之王士元其事亦見序中此作源字盖傳寫異文又有天寶九載韋滔序士源序稱浩然卒於開元二十八年年五十有二凡所屬綴就輒毀棄無復編錄鄉里購采不有其半敷求四方往往而獲今集其詩二百一十七首分爲四卷此本四卷之數雖與序合而詩乃二百六十三首較原

本多四十五首洪邁容齋隨筆嘗疑其示孟郊詩
時代不能相及今考長安早春一首文苑英華作
張子容而同張將軍薊門看燈一首亦非浩然遊
蹟之所及則後人竄入者多矣士源序又稱詩或
缺逸未成而製思淸美及他人酬贈咸次而不棄
而此本無不完之篇亦無唱和之作其非原本尤
有明徵排律之名始於楊宏唐音古無此稱此本
乃標排律爲一體其中田家元日一首晚泊潯陽
望香爐峯一首萬山潭一首渭南園即事貽皎上

入一首皆五言近體而編入古詩臨洞庭詩舊本題下有獻張相公四字見方回瀛奎律髓此本亦無之顯然爲明代重刻有所移改至序中丞相范陽張九齡等與浩然爲忘形之交語考唐書張說嘗謫岳州司馬集中稱張相公張丞相者凡五首皆爲說作若九齡則籍隸嶺南以曲江著號安得署曰范陽亦明人以意妄改也以今世所行別無他本姑仍其舊錄之而附訂其舛互如右

儲光羲詩五卷 內府藏本

案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儲光羲詩五卷唐監察御史魯國儲光羲撰與崔國輔綦毋潛皆同年進士天寶末任偽官貶死唐書藝文志儲光羲政論下註曰兗州人開元進士第又詔中書試文章歷監察御史安祿山反陷賊自歸與振孫所叙爵里相同而任偽官事已小異又包融集條下註曰融與儲光羲皆延陵人與丁仙芝等十八人皆有詩名殷璠彙次其詩爲丹陽集者則併其里籍亦異自相矛盾莫之詳也唐志載其集七十卷是集前有

顧況序亦稱所著文篇賦論七十卷辛文房唐才子傳稱其又有九經分疏義二十卷與所作政論十五卷並傳今皆散佚存者惟此詩五卷耳其詩源出陶潛質朴之中有古雅之味位置於王維孟浩然間殆無愧色殷璠河岳英靈集稱其削盡常言得浩然之氣非溢美也

次山集十二卷內府藏本

唐元結撰結事蹟具新唐書本傳結所著有元子十卷李商隱爲作序文編十卷李紓爲作序又猗

玕子一卷並見唐志今皆不傳所傳者惟此本而書名卷數皆不合蓋後人摭拾散佚而編之非其舊本觀洪邁識所記二十國事如方國圓國言國相乳國無手國無足國惡國忍國無鼻國觸國之類見於容齋隨筆者此本皆無之則其佚篇多矣結性不諧俗亦往往蹟涉詭激初居商餘山自稱季及逃難猗玕洞稱猗玕子又或稱浪士或稱聱叟或稱漫叟爲官或稱漫郎頗近於古之狂然制行高潔而深抱閔時憂國之心文章戛戛自異變

排偶綺靡之習杜甫嘗和其舂陵行稱其可爲天地萬物吐氣晁公武謂其文如古鐘磬不諧俗耳高似孫謂其文章奇古不蹈襲蓋唐文在韓愈以前毅然自爲者自結始亦可謂耿介拔俗之姿矣皇甫湜嘗題其浯溪中興頌曰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於指叙約潔有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其品題亦頗近實也

顏魯公集十五卷補遺一卷年譜一卷附錄一卷 副都御史

黄登賢家藏本

唐顏真卿撰真卿事蹟具唐書本傳其集見於藝文志者有吳興集十卷又廬州集十卷臨川集十卷至北宋皆亡有吳興沈氏者採掇遺佚編為十五卷劉敞為之序但稱沈侯而不著名字嘉祐中又有宋敏求編本亦十五卷見館閣書目江休復嘉祐雜志極稱其採錄之博至南宋時又多漫漶不完嘉定間留元剛守永嘉得敏求殘本十二卷失其三卷乃以所見真卿文別為補遺併撰次年

譜附之自爲後序後人復即元剛之本分爲十五
卷以符沈宋二本之原數沿及明代留本亦不甚
傳今世所行乃萬歷中眞卿裔孫允祚所刊脫漏
舛錯盡失其舊獨此本爲錫山安國所刻雖已分
十五卷然猶元剛原本也眞卿大節炳著史冊而
文章典博莊重亦稱其爲人集中廟享議等篇說
禮尤爲精審特收拾於散佚之餘即元剛所編亦
不免缺畧今考其遺文之見於石刻者往往爲元
剛所未收謹詳加搜緝得殷府君夫人顏氏碑銘

一首尉遲迥廟碑銘一首太尉宋文貞公神道碑側記一首贈祕書少監顔君廟碑碑側記碑額陰記各一首竹山連句詩一首奉使蔡州書一首皆有碑帖現存又政和公主碑殘文顔元孫墓誌殘文二篇見江氏筆錄陶公栗里詩見困學紀聞今俱採出增入補遺卷内至留元剛所錄禘祫議其文既與廟享義複見而篇末時議者舉然云云乃新唐書陳京傳叙事之辭亦非真卿本文又干祿字書序乃顔元孫作真卿特書之刻石元剛遂以

爲眞卿文亦爲舛誤今並從刊削爲後附年譜一卷舊亦題元剛作而譜中所列詩文諸目多集中所無疑亦元剛因舊本增輯也元剛字茂潛丞相留正之子官終起居舍人

宗元集三卷附錄元綱論一卷內丹九章經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唐吳筠撰筠字貞節華陰人隱於南陽天寶中召至京師請爲道士居嵩山復求還茅山東遊會稽往來天台剡中與李白孔巢父酬唱大歷中卒弟

子私諡曰宗元先生新舊唐書皆載隱逸傳此本爲浙江鮑氏知不足齋所抄末有跋云收入道藏中世無別本然文獻通考云吳筠宗元先生集十卷前有權德輿序列於別集諸人之次則當時非無傳本此跋題戊申歲不著年號疑作於通考前也卷首權德輿序稱太原王顔類遺文爲三十卷後又有吳尊師傳亦德輿撰乃言文集二十卷均與文獻通考稱十卷者不合考德輿序稱四百五十篇而此本合詩賦論僅一百十九篇則非完書

矣又舊書筠本傳云魯中儒士也新書本傳云華州華陰人德興序稱華陰人而傳又云魯儒士序稱受正一法於馮尊師上距陶宏景五傳傳又云受正一法於潘體元乃馮之師亦相乖刺考舊書李白傳稱天寶初客遊會稽與道士吳筠隱於剡中而傳乃言祿山將亂求還茅山旣而中原大亂江淮多盜乃東遊會稽與詩人李白孔巢父詩篇酬和不知天寶亂後白已因永王璘事流夜郎矣安能與筠同隱此傳殆出於依託序又稱筠卒於

大歷十三年卒後二十五歲乃序此集其年爲貞元十九年德輿於貞元十七年知禮部貢舉明年眞拜侍郎故是年作序系銜云禮部侍郎其文與史合而金丹九章經前又載鍔自序一篇題元和戊戌年作戊戌乃元和十三年距所謂先生化去之年又隔四十年後且云元和中遊淮西遇王師討蔡賊吳元濟避亂東岳遇李謫仙授以內丹九章經殆似囈語然則此序與傳同一僞撰矣據新舊書皆有元綱三篇語則卷末所附元綱論三篇

自屬鈎作至內丹九章經核之以序僞妄顯然以流傳已久姑併錄之而辨其牴牾如右

杼山集十卷 內府藏本

唐僧皎然撰案唐書藝文志皎然字淸晝湖州人謝靈運十世孫居杼山顏眞卿爲刺史集文士撰韻海鏡源預其論著貞元中取其集藏集賢御書院刺史于頔爲序此集卷數與唐志合頔序亦存蓋猶舊本前有贊寧所爲傳蓋自高僧傳錄入末有集外詩則毛晉所補輯也皎然及貫休齊已皆

以詩名今觀所作弱於齊已而雅於貫休在中唐作者之間可厠末席集末附載雜文數篇則聊以備體非其所長矣別本附刋杼山詩式一卷按唐志晝公詩式詩評皆載文史類中不附本集今亦析出別著錄焉

劉隨州集十一卷 編修鄭炳家藏本

唐劉長卿撰長卿字文房河間人姚合極元集作宣城人莫能詳也開元二十一年登進士第官終隨州刺史故至今稱曰劉隨州是集凡詩十卷文

一卷第二卷中送河南元判官赴河南勾當苗稅充百官俸錢詩不書勾字但註曰御名蓋宋高宗名構當時例避同音故勾字稱御名則猶從南宋舊本翻雕也然編次叢脞頗甚諸體皆以絕句爲冠中間古體近體亦多淆亂如四月深澗底桃花方欲然寧知地勢下遂使春風偏四句第四卷中作晚桃詩前半首乃幽居八詠上李侍郎之一而第一卷又割此四句爲絕句題曰入百丈澗見桃花晚開是二者必有一訛也舊原有外集一卷所

錄僅詩十首而重送一首已見八卷中又佚去題中裴郎中貶吉州六字於前溪館作一首已見二卷中贈袁贊府一首已見九卷中而又誤以題下所註時經劉展平後何爲題併佚時經二字送裴二十七端公詩亦見二卷中哭李宥一首亦見九卷中秋雲嶺洞山陽橫龍渡赤沙湖四首即四卷中湘中紀行十首之四又訛秋雲嶺爲雲秋嶺洞山陽爲山陽洞寄李侍郎行營五十韻一首已見七卷又佚其題首至德三年等二十四字不知何

以舛謬至此蓋宋本亦有善不善不能一一精核也今刋除入百丈澗見桃花晚開一首其外集亦一併刋除以省重複長卿詩號五言長城大抵研鍊深穩而自有高秀之韻其文工於造語亦如其詩故於盛唐中唐之間號爲名手但才地稍弱是其一短高仲武中興間氣集病其十首以後語意畧同可謂識微之論王士禎論詩絶句乃云不解雌黃高仲武長城何意貶文房非篤論也

韋蘇州集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唐韋應物撰應物京兆人新舊唐書俱無傳宋姚寬西溪叢話載吳興沈作喆爲作補傳稱應物少游太學當開元天寶間充宿衞扈從遊幸頗任俠負氣兵亂後流落失職乃更折節讀書由京兆功曹累官至蘇州刺史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爲諸道鹽鐵轉運江淮留後年九十餘不知其所終先是嘉祐中王欽臣校定其集有序一首述應物事迹與補傳皆合惟云以集中及時人所稱推其仕宦本末疑止於蘇州刺史攷劉禹錫集有蘇州舉

韋中丞自代狀則欽臣爲疎畧矣李觀集有上應物書深言其褊躁而李肇國史補云應物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二說頗異蓋狷潔之過每傷峭刻亦事理所兼有也其詩七言不如五言近體不如古體五言古體源出於陶而鎔化於三謝故眞而不朴華而不綺但以爲步趨柴桑未爲得實如喬木生夏凉流雲吐華月陶詩安有是格耶此本爲康熙中項絪以宋槧翻雕即欽臣所校定首賦次雜擬次燕集次寄贈次送别次酬

答次逢遇次懷思次行旅次感嘆次登眺次遊覽次雜興次歌行凡為類十四為篇五百七十一原序乃云分類十五殊不可解然字畫精好遠勝毛氏所刻四家詩本故今據以著錄其毛本所載拾遺數首眞僞莫決亦不復補入焉